伊濱集卷十四

元 王

序

贈尹[illegible]序

古之教何也其異乎今也其為學也亦然舜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夫子教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皆先立其本者也今

之挈挈乎詁訓文辭之末者能若此乎工師之為廈屋其於基必廣以固而後委羣材會衆工度高深圓方短長之宜而礱斵焉而結構焉而黝堊焉而斧藻焉苟狹而不廣圮而不固則棟橈是懼何暇幪為古之為學亦然大本既立而後別理欲分義利殊公私善惡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由是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今之逐逐然施丹漆於糞朽者能若此乎其為教也如此其為

學也又如此人才之不古若也宜余為此歎久矣奈之何德微官薄而言不信於人也國子生伊埒布哈由分積優升貢於有司求余言以為鄉榮余懼其狃於小成汩於今學故告之以此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知有物而不知則雖曰已學吾不謂之學也已生無疑於斯言

杏林詩序

漢仙人董奉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病愈者謝金帛之饋

植杏為報歲久蔚然成林古所謂人貌而天者仙之謂也余聞醫有相道焉弱者恃以强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天者恃以耆俾服冕搢笏于堂廡之上皆若而人則良醫良相之説不誣矣揚子雲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余謂吳季札魯仲連安期生皆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其證又曷可少哉俾子雲而知此庸詎悔其少作雖法言不作可也合淝蔚章父世為醫名其居曰杏林揭藝文為大書以表之章父子子陽尤精其技古

之由技而進於道如葛稚川陶弘景孫思邈之流皆為列仙獨君異乎哉傳曰仁者壽章父父子勗之而已宗工秀人咸詩以美之而沂為之引元統三年十月十日

襄陰王沂書于國學之崇術齋

潞城元材卿壽八十詩序

上黨古晉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勤生以儉嗇樸厚而純固以之治生則殖其家以之養生則遐其壽最得古之遺風國子生郭德恒潞人也為

余言里之望元材卿者其少也于田畝能盡力樹藝於物能操其奇贏既起貲益折節為儉既老不肯少懈既致蓄藏能竭勞振乏紓逋已責以德其里以教其子若孫年至於八十尚能書細字儀狀甚偉聲音滿室拜於前者不知其已老也余謂雖誠一之所致天之所施與亦其風土之厚信若詩之所謂也詩去今餘千載矣士大夫歌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慨然有思深哉之歎況見其人歟從而賦之以表陶唐氏之遺民以俟如吳公子

札者觀

隱軒詩序

言出而為詩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本於土風之素方其未有詩與歌也豈無言若聲哉尚而擊壤康衢之謠降而越棹謳楚舂相情有感發流自性真又若遼交涼薊生而殊言青越凾胡聲亦各異於是有唐儉魏陋衛靡鄭淫蓋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矣余嘗怪世之宗唐詩者陋中州是蓋不知一代之文

有一代之體猶大而忠質文之異尚小而鹹酸之殊嗜夫以一己之好惡而欲人之我同惑矣三百篇以降由楚漢迄唐宋金二千餘年作者蓋盡心極力而追之然卒莫與之並詩豈易言哉太原李君文美早從遺山元先生遊其為詩與樂歌質不近俚華不至浮婉約而達敷暢而則其有似乎遺山也既没之年其里之士相與集其遺文為如干卷曰隱軒集以傳於世隱軒其自號也國子伴讀康其某來求余引余故推其淵源所自而書

且俾學者知學之必有師法也如此是為序

太微詩序

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停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其道之本歟及其至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循之而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

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噫其亦微矣哉雖然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道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顧余之陋烏足以言微哉溽陽章元傑早為黃冠師入茅山事劉宗師弟子王集虛嘉其信道之確也授以杖笠曰是他日能昌吾教者已而果然叅政中書許公為書

太微二字以扁其居而元傑問其說於余故以是告之

熊石心詩序

至元二年秋九月沂望屬車之塵於龍虎臺過昌平會熊石心教授袖詩見示且出翰林待制揭公曼石銘其先之辭知其為豫章人也與之過劉諫議祠望西山酌石泉捫古碑而讀之留三日而別明年夏五月石心携其稿如干卷過余京師客舍求書其端觀之則知其單遊遠寓憂嘆愉樂之情必發之於詩載大江過洞庭轉彭

蠡魚龍之宮羆熊虎之聚風雨明晦寒燠之變一發於詩過陳蔡梁宋趙代之故墟覽山川之形勝風土之微惡民俗之澆淳又發於詩覲光上京仰宮闕之壯麗人物之繁庶其接乎耳目者紛然層出而心之所屬者又一於詩而發也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不能遐觀遠覽以見於文辭而懷居養安以没者獨何人哉石心之詩翰林供奉黄君子肅稱其不雕刻為工故其語質無憔悴之態故其氣平惟其語質而氣平故真而不襍余謂言出

而為詩一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皆本於土風之素此蓋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古之作者皆是也所謂真而不雜者有味乎其言也哉是為序

曹大榮詩序

大同之豐州居民曹大榮家本農也以儒術飾其躬以孝友篤其行父晚病風大榮時寒燠奉甘毳視藥物之良者而敬進之積十年未嘗一解顏而笑夜則禮北斗乞以身代父父既没治喪一尊朱氏禮兄大舉早世三

子甫髫也教育之猶已子其族姻里閈乏絶者給之負債不能償者已之其行若此鄉人合辭列於州大榮固謝曰是人之常而欲揚名於世耶余友祖輔卿為余言如此輔卿不妄人也故余道大榮之事不疑吾先世家襄山之陰金季遷徙南北大同吾土也聞其山川之形勝風俗之醇古固已翹翹褰裳奮懷欲訪其遺老問里之社與先曽大夫之故居及聞大榮之行誼則又鋭欲連墻而居共井而飲幅巾杖屨相往來也昔隴西恥李

陵之降而祈縣名王烈之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為之書孰曰不宜

東溪詩序

抗思於埃壒之外娱意於清泠之濵樂漁釣而甘蔬䲡此士之高舉深遯者也今楊君俊卿將家子職軍旅自號東溪豈真有慕於高舉深遯者耶抑其厭豪侈之習而思洗濯於山水閒耶其友京學提舉鮑君仲華為余言俊卿致孝於親信於友温密以禔身恭愨以勤職而

無絶俗離世之想其為詩紆餘不迫而無憤鬱不平之氣其所以號必有以余聞而笑曰今夫韶夏濩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謂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溪山泉石之美未嘗無有也惟好之故樂之惟樂之故名之今巧宦善富震世埒國者勤其身以營一世不知饑之食渴之飲其於山水之樂何有澄瀾鏡波搖曳蕩磨晃汀鶴渚間錯烟樹立芰圓葭揚芳吐華釣磯蘆艇出没掩映千態萬狀心移神

曠鷗鷺相狎風月相荅當此之時不知世間孰貴而孰賤孰失而孰得也君自號之意有在矣仲華笑曰然子其為之書以求宗工秀人詠歌之俊卿與仲華同里同年學同師今由滁州萬户府鎮撫移鎮無為州云

王氏壽八十詩序

諸生張震請曰震祖母氏王理家有儀矩身處其勞而佚子於學臨諸婦甚嚴凜凜如奉槃水猶莫能當其意於内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閨門千指無敢私烹

炊者用是震等得綴弟子員令祖母年八十二内外親伏臘燕聚長少訢訢就列舉酒為壽皤然危坐訓其子若孫皆持身之大節鄉先生之評賢母者皆曰吾祖母而聖朝詔賜高年帛吾祖母必在其間先生其筆之以求大夫士咏歌以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也余嘉其情而為之書

城西小隱圖詩序

去都門而西羣山蒼翠叢出岡嶺起伏峯巒蔓延炊烟

林霏變滅異態過者莫不躊躇相羊而喜脩然不能去夫豈既饜於塵埃車馬之煩囂而欣得於山林登覽之樂而人意物境若與之期者此城西小隱之所以為勝陰君彦暉之所名而好事者之所以圖大夫士之所以咏歌也士蹈其義者鮮矣逐逐然印組為務者狃於利而不知返隣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者安於故而不肯出二者皆非義也陰君出則跬步乎市朝處則俯仰乎山林無留禄之譏無絶俗之弊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

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耶

如在堂詩序

沛國師君具瞻準程氏式為木主祀曾祖以下倣朱氏儀為祠同室異龕以奉享嘗署曰如在國子助教陳君繹曾既為之記且求大夫士為之詩請泝序其端昔有學祠於宋子車者子車曰禮樂之節牲幣之數我何敢愛然祠之所貴者誠因春氣之來而怵惕焉因秋氣之往而悽愴焉祭之日僾然肅然如見所祭則誠之所修

在子乎在我乎誠者其存亡形而屬荒絕乎噫一氣之所感通何如哉是未易以有無論也傳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顧在已者耳雖然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諸公之為師君詠言者其在斯歟

鮑仲華詩序

詩造於平淡非工之至不能也昔之業是者齒壯氣盛挾其英銳其探遠取絢爛為綺繡明潔為珠璧高之為

顛崖峭壑浩乎為長江巨河引而躍之為驤龍舞鳳及其年至而功積華斂而實食嚮之英且鋭刮落則平淡可造矣是葢功力之至而然不以血氣盛衰而言也苟徼志以基之徼學以成之恃夫才驅氣駕則歲邁月逝顛禿齒缺其見於言辭者若寒蛩之聲槁槁之色且求與盛年比不可得尚何平淡之敢言噫獨詩乎哉滁上鮑君仲華早以詩名諸公閒翰林學士袁公伯長稱其言完氣平不刻削以為工而合乎理之正有得乎歐陽

氏者如此其知言哉而仲華歘然不以其能自足晚而肆志琅琊山水間以寫其懷以昌其詩而庶幾所謂平淡者故其自序亦屬意韋應物陶淵明余慨夫五言之道近世幾絕仲華獨知所希慕此其志何如哉其功力所至蓋將與滁之山水俱傳故述其所以然者書其編端文賓老人者仲華自號云

靳母王氏詩序

始余居虎林聞於潛縣大夫靳君汝弼聲名公既没而

縣人思之至順間余遊京師史館楊君士傑爲余言其里母王氏仁厚莊靜能讀論語孝經曹大家書劉向列女傳始於爲女中於爲婦終於爲母皆盡其道閫其夫則於潛蘄大夫余於是嘆於潛之爲理亦其妻有以相之也初於潛之没王氏於羈旅囏阨中教養二子德固德潤皆爲成材能世其先人余又嘆王氏不獨相其夫又能成其子可謂賢也已今年八十五耳目聰明秀眉華髮子婦諸孫詵詵在列其壽蓋未艾也夫壽所謂五

福德者福之基也惟王氏有之余觀古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内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兎罝之人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篤於禮而詩人歌之若王氏之善宜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故余為之書

戴孝子詩序

漣水戴子玉蚤以孝聞既喪母慕劉師貞作像以事之朝夕反告羞甘鮮奉匕箸如常所以存亡形致隆敬也大夫士咸咏言以表其行因李敬叔請予序讀其詩則

參議中書許可用翰林待制劉時中全文學士李溉之
之筆參焉同年也同館也吾知其不妄以詩與人者敬
叔又與余言子玉恂恂蹈規矩其衛身也肅括其為吏
也謹文法其教子也儉以嚴其視族人也愛以均得耳
目者如此是可謂能子矣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始于
一鄉推之無遠邇而化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其效
有如此者使子玉持此心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夫人
而天錫瑞物神見祕祉將見其園廬丘壠之間甘露醴

泉三秀之珍叢生而湧出駢枝連理之植蓊然而交蔭而白烏馴兎之翔集其間也余備員史館當書之以彰聖代政治之純而俗化之厚宣延風美觀示將來子玉昜之母俾觀人審其作輟而已也

孟母慶壽詩序

蘭陽居民孟母以絲蓄粒聚大其家以訓誨不倦成其子年八十四蒼顛秀眉耳目聰明子婦諸孫詵詵在列搢紳先生為誦歌之其孫文式請余序余觀詩人之歌

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内修法度輔佐君子則見
於關雎葛覃卷耳樛木之詩而其效之見始於子孫之
盛故次以螽斯延及于男女之及時故次以桃夭其化
之所被者遠則見於兎罝之人江漢汝墳之婦女鵲巢
采蘩言其徳其職也草蟲采蘋言其禮其法也夫婦之
懐思者不失其義則見於殷其靁之詩男女之嫁娶者
不失其時則見于摽有梅之詩上不忌而下自恭則見
於小星之詩下不怨而上自悔則見於有汜之詩又若

泉水載馳賦歸寧也柏舟凱風賦寡居也緑衣終風日月竹竿之怨也雄雉擊鼓伯兮之思也碩人之言容飾之盛至矣備矣而詩壽考者無聞焉將治化隆洽而壽亦修短不同人道之常耶迺今洋洋誦歌若是豈其子之心顯揚其親者切而求之篤耶抑升堂以介望夫彤管之儀者將同是樂而不知其言之不足耶亦履霜踐露盡然有以悲感而形於嘆羨也耶雖然漢制長吏存問高年歲時致帛絮牛酒初不間於男女聖世有賜帛

之令猶其遺意也然則誦歌者可不知其所自也耶

綵衣亭詩序

余嘗過成皐之墟覽山川形勝弔楚漢之遺迹彷彿臨望意其民俗剽悍上氣力少禮文也今熊生樞貞確端懿氣象甚茂研精經術不告劬勩是以知王教誠中和之所致古所謂風俗與化移易信矣樞因余友集賢修撰同初請曰樞之曽大父别駕字繼先以孝聞鄉里名堂曰綵衣宗工秀人咸為歌詩今樞居之輪奐旨以葺

草樹日以茂英辭妙畫未泯泯也而吾大父之音容日遠矣泫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先生其為我序之余聞其言又以知生賢固世教所奬成亦其教行於家者使然也余生也後不與而祖接觀其名堂其孝於親可知觀子之承德襲訓其澤於後者又可知此大夫士之所以咏歌也

蕭東崖詩序

東陽故為文學郡縣沈隱侯賦八詠而詩人騷客角立

傑出禹錫謂教得邦人解吟詠非虛言也蕭君蘭坡於詩險不入怪巧不近浮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其得於隱侯為多建安中徐陳應劉馳騁於一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猶十七尚存自後文體屢變工而愈下麗而益靡庶幾古道者惟隱侯耳蘭坡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吾所謂有得於隱侯者其子和之欲板以傳世求余書其端余舊聞東陽佳山水欲登八詠樓訪黃初平之遺迹弔唐悅齋呂東萊陳同父學術之同異未暇也今讀蘭

坡詩歷歷在吾目中矣奚必賦遠遊哉

盧祥伯挽詩序

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其子若孫懼後世之不知既銘而掩諸幽又揭於道其與遊者則又感疇昔之好聲以寄其哀若田横之客歌薤露蒿里後世則又與其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而發揮之若杜子美之賦八哀今之為人子孫者往往請諸人為之蓋其襃揚親之心也切而然亦詩之感人也深有不待夫金石而後傳

者昔阮思曠有飾車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為也遂焚之工詩者心乎思曠寧忍拒而莫之與耶江右處士盧祥伯歿其子順孫琇孫既葬曾君傅道狀其行實云盖隱遯而非自潔者余因推而序之其亦思曠之心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十七

元 王沂 撰

序

遊伊川亭詩引

延祐之間余吏伊上暇日訪求先賢故蹟得伊川亭遺址於郡治之東山曰司諫許公道真之所遊止者元裕之中州集云也方公之謝事而歸而常相羊肆恣以悅其意於山水之間而一時遊且宦於是邦者為斯亭以

遂其樂此古迹蓋信然也不知亭幾時廢獨斷碑立草棘間為之喟然太息圖復其舊居無幾余去官不果明年春三月與二三子履訪其地攀援而登掃花席草酌酒相勞捫碑讀之悵然至於日入相顧而嘆曰許公逡巡當世進則效其忠退則全其樂可謂自信特立也已想其杖屨於兹也負崖之軒凌虛之檻賢豪魁傑日相往來登臨眺望之樂山川雲物之勝既以自適其適而歌呼起舞上下角逐爭相後先者亦有以同其適也豈

非盛哉百年之後化為荒墟霜露荊榛之所蒙翳狐虺猩鼯之所遊蟠薪人牧子之所歌嘯而躑躅興懷之變又何其悲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而迹許公之詩以傳後而俾後人低徊俯仰者則不在於斯亭之存亡也二三子咸賦詩以紀其事而余為之序

菊莊詩序

菊當秋高露凝始華故其氣也芳烈華黃故其色也正采擷暴燥為藥劑滌而肝昏瞀蘊熱故其味也若神農

書載其功輕身延年故飲潭水者恒得上壽屈原離騷
録與橘桂芝蘭蕙茝為伍故以比君子忠貞潔白有特
操者近時業藝植者灌溉培養接根剥芽盡心力而
花豐碩妍麗色朱紫碧緑縞緗元黲斑駁間雜變化至
數百種色香味非復菊矣於神農所書大不侔於離騷
所比忠貞潔白有特操者又何其寥絶也雖然荒山野
水之濱風霜所偃薄草莽所埋翳豈無忠貞潔白有特
操者歟又豈無飲其水而壽者歟東蒲張鵬翼藝菊滿

家名曰菊莊同里之士孫隆平求余書鶴翼於菊將如神農書屈原經所謂歟抑將變化百出以娛悅世人之心目歟余故序以問之

送劉掌儀序

古之人何其安於禮也其在宗廟朝廷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其煩且勞如是宜其交錯紛亂也然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可不謂難哉盖

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校有司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於衣冠飲食有其度於言動視聽有其容其安之者勢固然也去古既遠三代禮樂之名雖存然其説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由其用之者非其素所習也亦其勢然哉今也俾民得以見先王之禮者學校釋奠而已而國者又天下之所觀也非習之有素閑之有具而欲其周旋中節也難矣哉此掌儀所以設也凡春秋二仲布儀物肄樂舞犧象籩筆之列與俛折旋之容弟

子員鴈行立惟掌儀是聽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惟掌儀是聽其於禮非服習而安之者若是然乎初劉任時以經術行誼為諸生所推補焉未幾服方領習矩步者靡然嚮風曰是習於禮者也祭酒司業既已名聞矣將擢郡博士任時安於此有不安於彼哉雖然儀者禮之文也持其心養其性者禮之本也子既習其文盍亦求其本若然則異日為公卿大夫一於是而已獨郡博士乎哉

節婦胡母詩序

濟寧胡士元來請曰吾祖母氏張年十有八歸我大父大父不幸蚤世祖母時年二十六家故貧舅姑春秋高吾先子兄弟尚幼祖母獨任家政繕塋塚嚴饋祀供徭賦躬勞苦隨先後緩急為撙節以保有我家事舅姑能盡其孝教養諸孤俾男有立女有歸縷積粒儲至有田以食有廬以居方其憂戚窮匱人以為難處而未嘗亂其志及其老而歲時慶賀子婦諸孫詵詵在列里舍榮

之而其自處彌約年八十四臨終顧謂諸子曰吾保助汝家振於既墜至是無憾矣郡二千石上其行於朝表且復又曰初吾家青州之濟河天兵墟金先世昆弟四人以節死獨吾曽大父以垂髫免祖母之烈既昭於世而吾先世竟泯泯矣先生其為我書余曰婦教廢久矣若夫人之賢雖出於天性亦子之先教行於其家也曽祖諱成祖諱立立子三人曰德曰義曰慶義生士元士元以經術侍帷幄嶷嶷有聲其祉所施在是大夫士知

其事者咸歌咏之而請余書其端元統三年三月二十日襄陰王沂書於國子學之西齋

馬節婦序

晉馬氏年十五適同里王懋卿時舅没姑老既而喪其夫抱在髫之孤馬氏鬻父母遺笄髮閒物以營窀穸羞甘鮮伺顔色以養其姑不足則又縷絮緝絁以佐其家素寒也撫之至於有立有歸今春秋七十有司上其行表其門矣歌曰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

挽笄解髪化拱木粒聚絲蓄佐不足山樞蟋蟀固晉風婦也髙節烈士同自奮單弱保厥宗祧不掩豆祠春冬婉也有歸童冠巾疇濟登玆智且仁懐清有臺高華嵩名與汾水流無窮

李仁妻貞節婦詩序

婦人名不出壼其以貞節稱者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今既表其閭又從而詠歌之無乃放於文而没春秋之義歟抑於可哀之中又有可勸戒者歟亦為子若

孫欲顯揚親之志篤而託於辭以求不朽歟故代之東鹿軍有李仁者配王氏仁早卒王年廿九孤顯祖甫髫也克自振單弱不亂其志緝絁縷絮勤以自給年六十三當天歷二年州里上其行旌表矣其所謂可勸戒者歟婦教廢久矣若王之節出於天性是可謂賢也已此余所以書而大夫士所以詩也歟

節婦陳氏詩序

宋社懸墟襄陽以蕞爾之地北抗天戈士有效死前驅

者曰襄邑郭㫖其妻陳氏年甫二十六子生九月矣飲泣設祭想魂乎千里之外自振單弱保有其家以成其子以不亂其志享年七十五以殁孫有名元益者因國學生同郡李文求余書是家夫效忠婦持節其於死生之義盡矣當用兵襄漢時士之自奮行陣以樹勳業者相接踵也郭之殁雖無表於世其妻能若是必有過人者矣今元益兄弟五人以謹厚稱里中天之施與善人何如哉柏舟詩於鄘國殤歌於楚士大夫動以三百篇

歌為法可徵以繼其聲耶是為序

節婦劉氏詩序

豐州民于國寶其名于妻氏劉既孝且貞于既早世身嫠子嬰姑老失子啼不成聲勢有孔棘義不得寧自振單弱守節如城朊笄解髮若涕湮輕縷絮緝絁以經以營以祠春秋豆不掩牲其姑以養其宗以承服難體順惟日兢兢老肆而安幼强以成二千石吏聞於朝廷嘉其節行既復既旌壯士在險身或侵陵婦也秉義王剛

冰清詩以歌之式揚其馨走也作序抽思非精

趙節婦詩序

國子伴讀趙守義請曰初祖母魏氏之歸我先大父也逮事舅姑惇行孝謹宜於我家大父仕江南不幸卒官時先子尚幼祖母年未三十抱嬰扶喪觸風波瘴霧之毒冒軀殆蛟鰐之險歸止舊舍繕塋塚誨勵諸孤已而親戚憐其早寡或以改適間之輒怫然曰人而獸行耶居久之舅姑繼没擴撫經營乃畢大事納我諸孫於儒

今守義又得綴弟子員其可忘其所自耶先生其為序將求大夫士詠歌之余謂婦職盡行尚柔乃今趙母扶微捄阨振壞而興老者待以安幼者恃以立没者賴以歸蓋其明智過人材又足以立事故始終能成其家而不以流寄羇阨少易其意學士大夫有難能者也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趙母以之是不可無傳也

節婦孫氏序

節婦孫氏事嘉於陳文靖公而筆於余友何君巨源之

文其所傳必不妄婦以節行旌非古也先王之治自內始而化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其有執節不二庸何顯世敝俗偷情勝理欲奪義其能以節名者不有以章之則奚以振頹靡貽貞烈也孫居顛頓轗阨之中而能不亂其志奮厲經理絲蓄粒聚以續烝嘗事老以安怙幼以立義徇良人力保謝宗化行姒婦張亦守義弗奪有烈如此其顯揚也固宜然則人盡所天忍恥再醮者聞孫氏之風能無愧於心乎

任安之孝行詩序

冀之武邑有篤行君子曰任君者世長左都威衛百夫少孤致孝於其母定省以候晨夕溫凊以節寒暑甘旨以供口體敬恭以伺色言既喪不飲酒食肉哀推杖始能興廬於墓三年除喪事其兄甚篤凛乎若嚴師莅側既喪廬其墓三月言必慼哭必哀一以禮為師既退老於家年九十餘而飲食倍人儀狀甚偉進拜于前者不知其已老而子國璞以謹厚自將世其職國英以力學自奮

植其家諸孫詵詵樽席之側以承以翼以佚其老宗工秀人賦以誦之其從游諸生王居貞為余言如此余未及識君觀君之孝於親者可以知其恭觀君之事於兄者可以知其厚迹其恭且厚可以知其壽考於身流澤於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是不可無傳也君名惠字安之官忠顯校尉兄潤之政之享年亦九十云

丁伯堂孝行序

伯堂者完州人也早喪母父繼良貧不自振以伯堂嗣

同郡馬敦謙已而敦謙妻物故女利其家貲諆之壻勸父俾勿娶伯堂得其情迺為敦謙繼室已而有子且立矣而敦謙卒伯堂既營葬哀毀骨立或人以其非馬氏子閒之伯堂供子職自若也先是其父繼良徙家河間繼室劉生子一曰仲謙劉歿繼室趙生子二人繼良垂歿顧言仲謙曰汝兄嗣馬氏存歿未可知汝其為我求馬即死弗憾至順閒伯堂客京師遇仲謙言其父命如此乃相號泣遂歸丁氏之河間拜父墓問二弟安在仲

謙告以歲大祲鬻於鉅室高氏矣乃訴於官捐貲贖歸竟同爨焉王先生曰俗之壞久矣大夫士於其厚或薄如君之所存盖人之所易到而余次第之者盖有警也

送蹇生序

襄陽蹇敬之年十三而喪其父事母以孝聞後四十年而母歿敬之水漿不入口三日躬自陶甓而壙之且謂其友曰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歿而遂息焉是死吾親也吾廬吾親墓側庶乎吾心安焉國子生脫寅為余言如

此余為之嘆曰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愉色而婉容承顔而順志可以言孝而未可以言至必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後曰孝之至也敬之有焉余嘗慕申屠子龍周磐楊炎之為人以為世不多見而敬之孝行如此使充之以學問則其所就可涯也哉

孝行叔方序

孝行叔方任縣民事母孝母嘗患目疾巫醫皆無功叔

方焚楮設誓旦暮禱於天十年不懈忽一日平復如初鄉閭以為孝感致然余聞天之高也地之廣漠也鬼神之不可知也人能感動之者誠而已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叔方知此道使終之不惓則其為孝當何如也

說

克哷穆騰字說

監深州郡克哷穆騰西域人世居什納什勒國唐初西域主阿喇愈氏始用其國言撰字修書以教其人以故能

通者皆命爵賜姓以褒寵之克呼穆騰之先有能通其書與字者故因其地而賜姓什納什勒國初天戈西指其四世祖其以技藝得故徙中原占籍趙之中山監郡君與其弟舍克布問名與字於余史稱漢使通西域采玉石以歸然則玉故西方之物也而周官書玉人之事用之於廟祀致命於諸侯或以覲聘或以治兵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也其器必以玉盖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況什納什勒氏為西域之鉅

族則必知玉之所以為貴矣監郡君故余名曰瓚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精之物字之曰清之名舍克布曰璋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執玉高卑容之俯仰君子常以言休咎矣是可不敬乎故字之曰敬之夫思其名之貴則知其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惟其曰貴曰美則知所以自修矣

傅亨字說

余觀子産晏子之論禮曰禮之以爲國與天地並又曰禮
爲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何其言之相似也而荀卿乃
曰性僞於禮義猶器僞於埏埴木僞於斵削擬之二子
又何醇疵之不侔也又曰無埏埴而後土安於土無斵
削而後木安於木無禮義而後人安於性彼其意欲滅
禮而存性也禮亡奚以論性土柔於金而冶不能銷冰
脆於木而工不能斵性之所無有者聖人能以僞爲哉
無埏埴則不如無土無斵削則不如無木無禮義則不

如無人以為無之而後安者是無人而後可也二子之在春秋先王之澤未熄其言之醇固宜若荀卿之言陋矣所謂道廢士之為橫議者衆歟雖然禮之本非天地不因禮之文非聖人不備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國學生灤京傅亨為字曰禮卿取易所謂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者也生於經術明易其儀容合於禮其文辭粹澤合繩尺嘗充上京鄉貢士將用於時矣故余告以始於天而成於人者子産晏子之言可法荀

卿之言可戒也哉

薛生字説

楚人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或問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價千金夫物薄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洛人淛省左轄薛公之猶子理問字於余余謂凡物莫不有理而理之義重玉非以其縝而栗温而澤歟斯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夫縝而栗温而澤理之至

也然其貴必以厚斯君子之所以躬自厚也歟故字曰子厚理也勉之處則為和氏之璞出則為王者之器無俾人曰是石之衒夫玉者也

呂元禄字說

三王之盛教化既成士皆世其道德畢命之言非謂其盛時也將教法既壞而然亦膏粱之性難正也欒伯論公族大夫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夫豈有不由禮者哉況於三王之教耶門蔭

之德裕視進士之牛相　孰賢先儒亦嘗言之矣元禄勉之

沃呼允常字說

海於天地間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人徒見其滔滔百川靡晝夜而東注自古至今不見其盈溢而不知其氣之騰乎上也蒸而潤者謂之露噓而霈者謂之雨飛而結者謂之霜雪雨露之生成霜雪之收藏而澤之被乎物者廣矣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其納

也無窮其施也亦無窮可不謂有常乎人之為學也亦
然虛其心以集衆善推其仁以及萬物其體也無窮其
用也亦無窮非有常者能之乎沃呼祕書問其名與字
義於翰林供奉陳君衆仲而學士歐陽圭齋又廣其說
而重請於沂昔人謂從欒伯之言可以滋從范叔之教
可以大余復何言雖然虛其心以集善推其仁以及物
者亦在懋之而已

徐完字說

浮光徐君復初名其子完完甫冠請字於王沂沂曰天生斯人五性具焉萬善備焉曷嘗有不完者哉由其禀或乖於純秀之會情或汩於嗜欲之偏放之不求邪之不伐於是本之完者有時而虧矣古之人知其然閑之有具養之有素是以其完者益完及其德之成也盎然其盈溢沃然其光明歸乎其髙浩乎其深盖有言語不足以形容者其美豈不至矣哉沂字之曰仲美夫美非自外至也與之者天充之者人充之則於天之所予者

無負傅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故曰美非自外至也完惇慤淳靖而力學問吾知有以成其美美尚懋之哉

劉瑛字說

學者劉瑛始字廷玉其游賀伯更謂瑞應圖載玉瑛為寶不斲而成五常並修則見史書漢文帝幸雍郊祠五帝新垣平說立渭陽五廟當有玉瑛出請易之曰廷修

余謂方士怪迂之言儒者所不道而周官書玉人之事貴而純馬賤而駁馬用之於廟祀馬致命於諸侯馬然其温潤而栗理則皆玉也其制則皆琢磨而成也而瑛獨曰天成亦猶金有馬碧有雞也耶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物之自然而成形其為瑞也固宜夫祭祀聘問征伐國之大事也其器必用玉豈以其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况不斲而成者耶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子也

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思其曰貴曰美則知所以自修知所以自修則其瑞世也宜哉

斷事官視中書凡聽訟決獄寄請徵比程期會糾慝違屬焉可謂繁且重矣才足以經遠德足以鎮浮智足以謀治體識足以達事幾而後克稱厥位繇是而秉鈞衡授節鉞踵相躡也歲月之不書姓名之不紀則又何以表見於後為法將來今幕府之賢經歷管置勒蔵布知事郝端輯而志之且琢於石以圖不朽其意至深遠也

在至元初斷事官始設二員已而增至八員階三品開幕於至元三年設知事一員已而增經歷提控按牘各

一員令史初置三人繼增至八譯史一通事一奏差一典史一蓋疆宇之廣生齒日繁則事務益滋此其勢所以增多也雖然謹其名者將循之以稽其實也今夫前人名氏之著行事之美其風采可想見也來者其亦慕乎蕭規而曹隨於以見朝廷得人之盛祖宗垂憲之意循之無窮至千萬世則豈不偉哉

樞密院經歷司題名記

天子歲清暑上京中書分總百職率屬小大相維以從

而上樞之地皇武是經喉舌之司為股肱之體必勲舊大臣任之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然密勿之司事機甚劇以故幕府聯屬偕上比還題名存故實也都司白君德源請書恭惟我朝聖聖相承盛德大業度越前古五兵載戢海宇謐清龐鴻之恩浹於品庶中和之頌暢於風聲是固列聖致治之效大臣協宣之力然而賛畫可否舉措損益幕府諸君蓋亦與有功焉

授經署板屋記

至正元年皇帝肇開宣文閣以稽古右文迺設授經郎二員以教世戚勳臣之子孫建學舍内苑以嚴中外之別豐廩餼給筆札俾無外慕所以長養其材以待上之用法至美也而考德問業者皆入侍帷幄出備警蹕以故大駕歲清暑上京必從授經郎二員在扈從列他司皆有官舍守者洒掃以待釜盎百須皆具惟二授經郎一解鞍即遑遑謀僦居夫豈師嚴道尊之意哉明年六月近臣奏故藝文監為授經署古屋岌岌覆壓是虞後

四年授經郎竇格董鑰始除治其地為板屋牕户秩然暑雨無蒸潤之患沍凍無摧隔之憂乗駟而來者若歸焉矣雖然不事一室者昔人固曰有其志居一日必葺亦古人之所謂賢者後之人時易其腐朽而新之則其利豈有涯哉是為記

石室書院記

石室何以名祀漢文翁也曷以祀之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禮也今先聖先師之位定於一祀之

禮與曰郡邑先賢得祠於學宫猶古也然則何以書蜀有儒自公始祀有書院自今舒嚕侯始書謹始也初侯有宅承教里其地亢爽宜講藝其位深靖宜妥神謀斥新之為書院乃請於省部使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故材不賦而羡工不發而集為殿以祀先聖為室以祀公講有堂栖士有舍重門修廡以制庖湢庫庾以序又割俸購書作祭器於吴而俎豆籩篚罇爵簠簋皆具而經史百氏無外求者祀斂其新都膏腴之田畝一百五十所

入廟幹其家僮二百指既成而岊才里秀接踵來學至元六年侯來京師請記漢史載公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而從化者衆有道則嚴遵李仲元洽聞則張寛文章則司馬相如王襃楊雄時漢之興六十餘載矣公一倡而鄉人翕然況乎一道徳而同風俗者哉蜀在宋季為邊郡民纏焚剽之毒百餘年王師南戡成都最先下太宗皇帝蹔除蔌阨提攜赤子置之樂土累聖繼以休養蕃息嚮之援枹擊柝今則田耕井飲矣昔之重關

復棧今則東阡南陌矣太和之所涵煦孰知夫百年之
深歟既富而教非方伯連率之職歟表顯以風厲多士
不在公歟讀其書想其人凜乎如見之也況低徊是祠
之下者哉夫有先賢為之依歸有賢方伯連率植之風
聲作為宮室教肆之翼然而峻整耽然而崇邃而市囂
之聲弗聞錦江横陳玉壘環峙而山川之秀可挹也潤
澤之所被華藻之所敷學於斯者心移而神曠氣閒而
意消漸摩乎擇善修身之道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於

以窮神知化於以開物成務出者為唐虞處者為洙泗可也詎特作為中和樂職之詩以歌詠盛德如漢何武輩而已舒嚕侯世長萬夫知夫文武之道寓於干戈羽籥而以築宫育士為急其賢乎人遠矣故余樂為之書侯名多爾濟字存道官雲南都元帥云

祀河瀆西海記

皇帝以歲時致禮名山川臣沂辱將命大懼弗克稱上意享神祇以輯嘉瑞以至元六年二月廿九日馳詣臨

晉祠河瀆王禮有常已而祠西海王禮如之夫百川之大者曰河海先河而後海禮也豐楙於是乎報黎庶於是乎穆此上之所以崇山川之祀而神祇所以嘉享萬物所以降輯也哉

祀濟瀆北海記

至順三年二月甲辰皇帝臨御之五年集賢院臣伊嚕勒特穆爾奏歲時巡祭嶽瀆祈為百姓育穀宜以儒臣充使臣沂與焉遂以其年五月己卯奉薌幣率通議大夫

監懷慶路事臣阿什克特穆爾即濟源縣濟瀆清源善濟王祠庚辰之日齋於廟中有司用當而黎庶不知壇場燎煙贊見一如制明日旦祀北海廣澤靈祐王如祭濟瀆禮蓋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而神祇可得而禮暹明享神餕雲氣覆野膏雨大洽初池水昏翳若蓄黛既事澄澈明瑩若鏡然此實聖人心通天地致其昭受而顯答臣沂將薦盥復何幸焉是為記

紫邏口記

伊陽之東汝陽之北有山曰紫邏口背汝而面伊嶄然
相峙其中汝水東注其奇麗閎廓為登眺浮游之最由
其下以望則兩崖側立千尺石芒峭發丹碧陸離天横
其上杳杳疋練耳由其上以望則羣山酋嵂蜿蟺庯附
稺列遥遥如畫山多美箭傑木怪卉野藤轇轕恑石蓊
勃幽谷其上絶壁摩空蹊僅容趾有鶻宅其巔旦必遠
戾求食野鴿居其傍者甚衆皆弗擊反若與之相狎者
豈柳儀曹所謂卓然有立者邪下臨巨潭其深莫測平

若蓄黛沉沉無聲或云怪虬潜其底嘗從大魚數百尾出遊每見必有獰風劇雨之變豈韓子所謂固含畜以儲陰姦者邪由潭之右數里山曰雲蒙石益奇樹益老瘦有泉蛇行伏見激松杪墮石齒鏘然而鳴琅然而清其下重洲小渚微波遻響涵澹澎湃相應迭和如鳴珮環奏琴筑晨夜不絶其傍石洞窺之深黑其上峭嶮不可窮竟其中窈然篝燈然後可行漸下數里洞陰淋漓凄神寒骨竟莫能窮其外飛瀑一瀉千尺跳珠濺雪流

若白虹豈山靈善幻挾其伎以娛夫擯落山澤者邪抑閒山川必有奇勝而後名奇勝必待人而後顯若子厚於鈷鉧潭子美於滄浪亭其一泉一石經題品者皆照暎天壤閒二君可謂不幸矣潭與亭獨非幸歟噫茲遊之所得鈷鉧滄浪不專美矣惜乎余非其人也不知千載之後俾人思紫邏之名如二君否

重修廟記

嗚臯廟以祀南嶽尚矣闔境祈禳請輙應歷數百年當

廣則報禮也衆庶豈一郡一邑所限域哉觀夫鳴皐諸峯其勢雄氣秀猶紫蓋天柱石廩之森列其巖壑吞吐猶朱陵之臺而太虛之洞也況一氣之所流通者哉既紀其事且繫以詩俾得歌以祀焉曰伊之山兮參復差曰祝融之峩嵬匪祝融兮我民之思伊之流兮深復深曰湘水之沉沉匪湘水兮實勞我心山雲兮冥迷靈風兮清凄神之來兮駕六螭蓋翠羽兮旌虹蜺翼翼新宮兮神既安止煥乎龍章兮粲兮黼扆山祇朝兮走厲鬼

我牲刑兮酒復旨神既醉兮錫繁祉富我藺絲兮我倉

如坻祐我室家兮壽我耄倪秋我有報兮春我有祈猗

千萬年兮歌此銘詩

慈脩護聖禪院記

禪學之盛盛於東南而杭為東南之一大都會宗門尊

宿實證實悟擔荷此事莫盛於杭而富為杭屬邑此慈

脩護聖禪院所由建也初正悟圓明大師年甫髫鬌棄

血不接於喉吻稍長棄其家從斷崖章居士持頭陀行

誦大小經論日乞民間而鉢中之施弗勝食户外之屨
弗勝數里人馮青捐貲營屋以居之榜曰慈脩庵乃禮
淨慈雪庭傳師受具落髮又㕘天衣魯庵會師求究竟
法既而諸方客衲以為法器腴室望旗爭相歸重計工
鳩材為重門步廊殿宇中峙穹閣後臨寢廬方丈庫庾
庖湢各以序列又塑佛菩薩觀音大士天王像雲披月
潚金碧煥發極莊嚴相存之妙鐃鼓魚螺鐘磬之徧具
完構端乎至大己酉成於泰定之乙丑是固象教之尊

向慕者衆而然亦其願力之至有以動人故為無不成也至順辛未國師賜號正悟圓明大師且額其庵曰慈脩護聖禪院師董氏子名行脩初丁未戊申歲大祲飢死疫者骸胔狼藉師用浮屠法歛而焚之且率其徒誦經環遶喻以迷悟因緣後至正三年富陽尉白君書來請記白尉姻家也故余不辭而書

鏡湖接待院記

越城之南沂鏡湖而上五里有山萃然起於中流繫舟

廢者數矣則道之廢興詎不以人乎哉今夫是院也水天横陳乎前羣峯擁環其左右周三百五十里浩茫空濶島溆間錯山連如珠或植如豸雲湧水波揺曳蕩磨汗漫融液蜿蜒鬱積風雨變怪千狀萬態野盡天垂煙樹離離輕颺短蓑釣磯耕隴或見或隱延顧無際意若遐騖太空者心夷體舒神廣氣閒客塵妄想銷落弗留表裏翛然蜕俗遺世此宜子之徒長往深遯而不返者也尚何己之私而道之叛邪了源舉足動念因敬生慧

故能矯羣庸而累世其爲之也不貳其卒之也不私不
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令在利後噫此其封植其道何
如哉是不可無傳也院始於宋咸淳間修於皇朝泰定
甲子冬十二月西方聖人中土中扶疏枝葉分南東此
動彼應雷與風心傳密付實證同惟一不二乃正宗勉
哉衲子勿惰慵摩尼在水月在空丹碧焜耀殿複重巍
然層閣增奇雄六時天樂鳴鼓鐘龍天呵護罔不恭甘
露普雨年穀豐慧燈可續傳無窮

復修廟記

太后其先吳人後葬長陵而廟祀於伊洛者盛自前古余竊感焉昔高帝之興呂以佐定天下功為后戚姬以華色專寵而太后獨以仁善稱高帝崩呂后㧞攘神器操殺生柄戚姬以幽死而禍迨其子獨太后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後代立是為文帝為漢仁主迹其福祚而擬夫强暴倖幸者猶霄壤之懸絶也抑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彼呂戚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太后至今猶思

而祀之豈非世之寵位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德之在
民者雖遠而不忘也廟在伊闕之東搆於宋建中靖國
二年記於伊闕尉張華之文金季燹於兵獨古殿存岌
岌欲頹丹素黯昏至者不肅古碑斷裂仆地余佐伊之
三年乃與其耆老率錢姑易其圮腐而新之雖不能復
其故蓋有待也昔韓退之遷揭陽懼不得脫死過黃陵
而禱之其後拜祭酒卒以私錢治其廟噫余之竒於人
也久矣而敢望信於神也故書於壁以識歲月云

希濂亭記

希濂何以名武略侯景兖遊息之所前翰林學士涿郡盧公之命名也侯龍沙人也宦達者也希於濂也何居濂溪也周子茂叔之隱也古之人有起士會於九原弔靈均於江濵者而況於濂溪乎然侯於濂也希之云乎友之云乎希之而不足也友之而無以致其至也於是慕其平生之所嗜好焉濂溪之愛蓮也蓮花中之君子也然則侯於蓮也因之而想見其人也思其所以為君

子而務及之也滮池北流其清且漣既見君子載笑載言傳夫千載不傳之傳嘉翰林之名之義之淵美侯之屏棄其所挾而尚友於古之賢筆夫而拙而陋而鄙之沂之言既書其事又為之歌曰我思古之人登斯亭而徜徉夫何廬阜之遥遥兮懷先生而難忘曰可懷而不可見兮窺遺編之洋洋仰光風而容與兮滌我心於滄浪製雲錦以為衣兮綴明月而為璫漱碧流之餘潤兮襲嘉卉之遺芳樂吾之樂兮聊於焉以翺翔

所藏歟蓊如森如者非神明之所依歟深静而闃寂者非精神之所聚歟時乎霜露之變近乎耳目之所接非著存不忘乎心之義歟後之君子制禮作經則亭之設豈不合古義而得今宜者哉吳氏兄弟知所以慕其親則知所以敬其身知所以敬其身則知所以順於道知所以順於道則知所以全而歸之知所以全而歸之則慕亭之洒埽有繼矣

静復齋記

偽惟得之務而欲之求一旦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剥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是與廛夫販婦曷以異哉若夫質之美學之粹不馳情於外誘不棄日於無用操存之固而涵養之至湛然其中如明鑑然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復之初九所以不遠復無祇悔顏子之學也雖然是豈死灰槁木然哉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然則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不

畦擅奇擇勝醉醲飽鮮絲竹在前羅紈擁後非不足以自娛也然靜念疇昔之鬻獄責直覬倖枉義顚汗心悸惴惴然鬼責是慄於樂何有必也糠粃軒冕土苴富貴而後知其為樂也吾於阮君見之矣於潛之北望之鬱然秀者曰白鶴里里之北有山迤邐而起伏者曰千秋嶺負嶺面溪上有屋數十楹則阮君燕居之堂翰林學士虞公集題曰樂閒者也堂之陽老桂偃蹇森秀麋芬雲蔚軒曰延桂堂後植竹數百竿蒼翠轇轕可愛君早

以才行顯今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聲音滿堂日從子孫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杖屨樽席笑歌偃息駕乘之勞不接於體機擭之畏不萌於心以忘其年以遂其志世人之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真其閒而能樂者哉其孫昌言問業廣文館因其游謝君閏徵記於余昌言孝謹篤學蓋有以成君之樂云是為記

望松亭記

京兆張君克禮之先隴既樹以松又亭其旁登亭以望

則列植而交陰條暢而碩茂直而幢曲而蓋立而人卧
而虬此亭之所以名也邪予曰未也是松由蘖而拱而
圍而任棟梁雨露之所濡沐霜雪之所凌厲寒暑晝夜
之往來而吾親日以遠矣其為思何如哉是松之生生
也不已而吾思吾親亦不已凡君之宗族少長相從於
此也其亦同此心邪由是心而推其孝可知也豈惟宗
族為然凡三原之人過其阡目其蓊然以深森然以高
者因而感君之不忘其親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

一鄉而推之無遠豈惟化其人將見其松日以盛甘露
膏其柯葉醴泉潄其根而靈烏巢其間馴鹿遊其下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乾隆御覽之寶